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辛弃疾病词选

朱德才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辛弃疾词选

朱德才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弃疾词选/朱德才选注.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612-0

I. 辛… II. 朱… III. 宋词-选集 IV. I222.8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72 号

责任编辑:管士光

责任印制:张文芳

辛 弃 疾 词 选
Xin Qi Ji Ci Xuan
朱德才 选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198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612-0/1·2755

定价 12.8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语言文学主干课教学,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于2000年制订并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共100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成绩考核内容之一。2001年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书目通知全国各高校开始使用。在这批指定书目中,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社出版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丛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其学术史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入选图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以说,这是一套面向新世纪所有大学生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素质教育读物,应当成为大学生们的藏书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

前 言

“靖康之乱”(1127年)，宋王朝仓皇南渡。自此，南宋、北金既不断开战，又时时议和。辛弃疾诞生的次年(1141年)，“绍兴和议”成；当他二十五岁时，“隆兴和议”成；而在他卒后一年(1208年)，“开禧和议”成。与此相联系，南宋朝廷内部主战、主和两种力量，也就屡呈升降起伏、互为消长之势。——辛弃疾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漩涡中。

综观辛弃疾一生，可分四个时期：

一、青少年时期，止于二十三岁南渡前，即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这是他一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

据辛弃疾日后自称，其祖父辛赞虽仕于金而“非其志”，每引儿辈“登高望远，指划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因此，稼轩曾受命“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1〕，以期报国。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稼轩聚众二千，树起抗金旗帜。未几，率部归耿京起义军，为掌书记，并力劝耿京归宋节制，以图大业。次年，他奉表南渡，不料张安国杀耿降金。他在返北途中得此消息，立即率五十余骑奇袭金营，生擒叛将献俘行在。为此，“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2〕。随后，改官江阴签判。

二、青壮年时期，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即绍兴三十二年到孝宗淳熙八年（1162—1181年），是稼轩一生中的游宦时期。

这一时期的辛弃疾，雄心勃勃，壮志凌云。“隆兴和议”不久，他先后上了《美芹十论》和《九议》等一系列奏疏，审时度势，力陈复国方略。可惜在“谈战色变”的年月里，他的意见并未被执政者采纳。

在此期间，他由签判而知州，由提点刑狱而安抚使，虽然宦迹无常，但政绩卓著。出知滁州仅半载，当地“荒陋之气，一洗而空”〔3〕。湖南帅任，创置“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4〕。江西隆兴府举办荒政，严明果断，雷厉风行，榜于市者仅八字：“闭籴者配，强籴者斩”。更分米济助邻境信州，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5〕虽然他在江西任上“平定”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一事〔6〕，不无疵咎，但事后他也曾上书朝廷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7〕由此可见，他不失为一个有清醒政治头脑的官，一个忧国忧民的官。

三、中晚年时期，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即淳熙九年到宁宗嘉泰二年（1182—1202年）。这一时期除五十三岁至五十五岁一度出仕闽中外，两遭弹劾，有十八个春秋在江西家中度过，是稼轩一生中的被迫归隐时期。

在长期归隐生活中，他一方面寄情田园，流连山水，追慕渊明，写下了大量田园词、山水词、闲适词、和陶词，超尘脱世，表现出平静恬淡的心境；一方面却每每不能自己，于闲适平淡中，吞吐其勃郁不平之气。他的爱国激情不衰，在某些唱和赠

答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寿韩南涧，以“整顿乾坤”相期（《水调歌头》），送友人郑舜举赴召，则勉其勿忘“长安正在天西北”（《满江红》）。

“鹅湖之会”最使词人难以忘情。那年词人四十九岁（1188年），契友陈亮自东阳来会。两人漫步于鹅湖，共酌于瓢泉，议时论政，谈笑风生。所作《贺新郎》二阕，既叹以“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更勉以“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四、晚年时期，六十四岁到六十八岁卒，即嘉泰三年到开禧三年（1203—1207年），以起帅浙东到知镇江府，最后罢居铅山、赍志以歿，共四年。

其时，外戚韩侂胄当权，继“庆元党禁”之后，图谋北伐以保个人权势，起用大批主战人士，辛稼轩也在起用之列。稼轩虽不满韩的为人，且已六十四岁高龄，但仍“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8〕。在浙东任上，他疏奏危害农事六弊；行在召对，他又再申《十论》、《九议》之旨，言金国必乱必亡；在镇江府，他积极备战，遣谍侦察，更拟募建江上劲旅。但事未成就，又遭弹劾，三度罢仕。

稼轩自六十六岁秋，罢居铅山后，虽屡见封召，乃至授以兵部侍郎、枢密院都承旨要职，但总以年老多病力辞未就。卒年六十八岁。

稼轩卒后，韩侂胄死于政变。次年，“开禧和议”成，竟有人追劾稼轩迎合韩侂胄开边之罪。忠而见谤，自古而然。其实，正如稼轩垂危时所言：“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能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9〕

二

稼轩善诗文〔10〕，但以词名世。其《稼轩词》凡六百二十余首〔11〕，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雄冠两宋。稼轩者，人中之杰〔12〕，“词中之龙也”〔13〕。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14〕稼轩继东坡豪放词风而有所发展的，正是他那激扬蹈厉而又始终不渝的爱国激情。此时代使然，“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15〕的胸怀使然。

辛弃疾的爱国词章，念念不忘家国之忧。他白日纵目，是“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水龙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菩萨蛮》）。他夜不成寐，所闻所感是“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以致“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说明词人虽失意潦倒，胸中犹自装着家国一统河山。

光复故土，“还我河山”，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稼轩以词勉友或自励，总鸣响着却敌复国的呼声。其寿赵德庄词：“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其呈史正志词：“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其勉友人汉水赴任：“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其勉内兄为国出仕：“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破阵子》）当他登上南剑双溪楼，情不自禁昂首高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在镇江守任，六十六岁高龄的老词人犹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

清淡误国，是西晋覆亡的惨痛教训之一。不想“今士大夫微有西晋风，作王衍阿堵语”〔16〕。稼轩针锋相对地借古喻今，痛斥当今“夷甫之流”的误国罪行。其《水龙吟》寿韩南涧词的上片云：“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余如“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贺新郎》）皆有的放矢，由此而发。

每当主和势力得势，必有大批爱国志士投闲置散，稼轩于此有切身体会。南渡之初，登建康赏心亭，他就发为孤愤之情：“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进而指责执政者不惜人才：“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他被迫罢居时，“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而作《鹧鸪天》一词，词的上片回顾其南渡前叱咤风云的战斗生涯，下片笔锋陡转：“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抚今追昔，沉痛无限，感慨极深。总之，此种英雄请缨无门、报国无路的“不平之鸣，随处辄发”〔17〕。

以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入词，在宋代由苏轼的《浣溪沙》组词五首发其先声，辛弃疾则承流接响，而较苏更为深广，举凡四季田园风光、春秋农事更替、田野劳作、家舍副业、男婚女嫁、民风乡俗，乃至与农家的友好交往，无不形诸笔端。由于这一切来自现实，所以洋溢着新鲜的生活气息，散发着沁人的泥土芳香。农村的夏夜清幽静谧而充满生气，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农家生活辛勤而又欢悦：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清平乐·村居》

老农好客，真诚热情，古风犹存：

呼玉友，荐溪毛，殷勤野老苦相邀。杖藜忽避行人去，认是翁来却过桥。

——《鹧鸪天》

词中还有浣纱少妇和偷枣顽童的形象：

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

——《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

尤为难能可贵，他把民生疾苦与丰收在望的欢悦写入词中：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甌中尘。

——《浣溪沙》

再读他的《鹧鸪天·代人赋》一阙：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

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前七句以轻快流丽的笔触，描绘出一幅生意盎然的初春图，结句忽以城中桃李和溪头菜花作比，寓意深刻。桃李虽娇艳秀丽，然不禁风雨，瞬间即逝；荠菜花天然纯朴，无限生机，不畏风雨而占尽春光。它展示出词人不同凡俗的审美观和社会观：城市官场名利歌舞，喧嚣尘上，怎及农村田野山明水秀，情淡意远。

“一生不负溪山债”（《鹧鸪天》），“万壑千岩归健笔”（《念奴娇》）。无论游宦江湖，抑或归隐田园，词人踪迹所至，有大量山水词传世。或讴歌自然，或寄情自娱，辛词笔下的山水千姿百态，动静皆美。如写青山，时而奔腾而至，一似“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时而“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沁园春》），时而更情融意通：“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他写岩边溪水，清澈可爱：“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生查子》）他写钱塘怒潮，则有铺天盖地之势，摄人神魄：“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试读其《满江红·题冷泉亭》：

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渐翠谷、群仙东下，珮环声急。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山木润，琅玕湿。秋露下，琼珠滴。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

夹道古杉，翠谷泉声，千丈青壁，葱茏山木，琅玕绿竹，琼珠碧潭，依次迭出，结以浩歌醉舞，衬以鸾凤影摇、鱼龙声泣，情境兼胜，宛若一篇清新优美的游记散文。

他的《水龙吟·题雨岩》下片又别具一格：

又说春雷鼻息，是卧龙、弯环如许。不然应是：洞庭张乐，湘灵来去。我意长松，倒生阴壑，细吟风雨。竟茫茫未晓，只应白发，是开山祖。

写岩间飞泉音响，奇想妙喻，联翩而下，令人有目不暇给，美不胜收之感。

辛弃疾退隐期间写的“闲适词”，自有其真闲适的一面，如其所言，“并竹寻泉，和云种树，唤做真闲客”（《念奴娇》）。这位“闲客”有时也以庄老思想自我解脱，写下若干顺时任天、无为淡泊、知足常乐的闲适词章。但他更有于“闲适”中见不闲适的一面。试读其下列二词：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前篇用典隶事，有“烈士暮年”之慨。后篇用对比法、吞咽式，有“欲说还休”之悲。这两首词表面上情思闲适恬淡，玩味既深，则知作者以淡笔写浓愁，内中自有一种悲壮勃郁的境界。

稼轩集中情词不多。但或雅或俗，也能自见特色。前者如名篇《祝英台近》（“宝钗分”），深婉细曲，被人誉为“昵狎温柔，魂销意尽，词人伎俩，真不可测”〔18〕。后者如《南歌子》：

万万千千恨，前前后后山。傍人道我轿儿宽。不道被他遮得，望伊难。今夜江头树，船儿系哪边？知他热后甚时眠？万万不成眠后，有谁扇？

全用口语，纯是民歌风情。下片心理描画，层层设想，层层推进，写绝了送行女子的一片痴情。

人称稼轩情词“秾丽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19〕；或谓其“中调、短令亦间工妩媚语”〔20〕；是说仍不免皮相。且读其《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看其一结，岂止儿女情事，分明“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21〕。又如其《念奴娇·书东流村壁》，是故地重游、念昔怀旧的一首情词，但“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两句，即兴寄托，大有家国身世之慨。陈廷焯许以“矫首高歌，淋漓悲壮”〔22〕。

稼轩某些令词直如文中小品，或天趣独到，或出语辛辣，俱不无可观。如：

散发披襟处，浮瓜沉李杯。涓涓流水细侵阶。凿个池儿，唤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蕖尽倒开。斗匀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做镜儿猜。

——《南歌子·新开池，戏作》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鸕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少

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

——《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

卮言，作此词以嘲之》

前篇写新开池塘之美，全用人事物象烘托，清丽有致，极富生活情趣。后篇比喻通俗贴切，语言平易而犀利，把世俗小人那种俯仰随人、八面玲珑的丑态揭露无遗，入木三分，堪称绝妙讽刺小品。

以上纵不能包举稼轩词的全部风貌，当也去之弗远，余不再述。

三

豪放悲壮，是辛词艺术的主导风格。豪纵奔放，源于词人炽烈的爱国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次；沉郁悲壮，则可归结为二：一，悲剧时代的反映。广大人民要求驱金复国，南宋朝廷却游移于和战之间，且常是主和力量得势，这就使广大爱国志士处于报国无路的境地。二，个人身世遭遇和思想性格的表现。稼轩以北来之身遭人猜忌，更两次罢居十八年，壮志难酬；又秉性执着，“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23〕，胸中常蟠结一股勃郁愤懑之气，触处辄发。因此，稼轩勉友之作昂扬奋发，主“雄放”一路，于己抒情，则沉郁顿挫，趋“悲壮”一路。

世以苏、辛并称，共归“豪放”。与传统婉约词风相对而言，不谓无稽。但细加玩味，则苏轼所处之世与南宋不同，而其善于以佛老自遣也有异于辛。因此，苏、辛两家词自有其不同风

貌。周济称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24〕。可谓慧眼独具。苏辛两家相比而言：苏词主自然雄放、清旷超逸之美，辛词则主悲壮苍凉、沉郁顿挫之美。东坡类诗中李白，稼轩类诗中杜甫。苏词似“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25〕，似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辛词则如飞瀑入涧，千回百折，时而水石相激，姿态飞动，时而幽谷潜行，沉着呜咽。试读其《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

以此词与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相较，两家风格之异同很鲜明。苏词结拍待箭射“天狼”，辛词起处欲剑劈“浮云”，志同语近。但苏词从“千骑卷平岗”之阔大场景，到猎罢归饮的直抒胸怀“鬓微霜，又何妨”，一路豪迈奔放，大有雄风千里之势。辛词则虽以豪情壮语发端，以下则极尽沉郁顿挫之能事。人言此地剑光斗牛，他俯仰天地，却有高山压顶、潭空水冷之感。才欲燃犀下看，却又怕鱼龙飞舞，风雷激荡。一语一转，一步一顿挫，将既图觅剑报国、却又忧谗畏讥的复杂心情曲为传出。“峡束苍江”，“欲飞还敛”，正可作此词评语。

又如其《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下片：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词写其壮志空怀之悲，并不用一直笔，而是叠用三事，或反用，或正取，或作半面语缩住，总以“休说”、“羞见”、“可惜”——

波数折、一唱三叹手法出之。结处唤取红巾搵泪，抒英雄慷慨呜咽之情，也别具深婉之旨。

同是登临怀古名篇，辛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又不同于苏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苏词“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于雄放处更见超旷之风。辛词则通首故实，借古喻今。虽理想难酬，却坚持执着，孜孜以求。所以词风豪而不放，尤重婉曲盘旋，抑扬抗坠。词情显得热烈而凝重，激切而深沉。

辛词以“悲壮”为主导风格，但表现形式与手法又是丰富多样的，不拘一格，不限一式。除上述用典隶事、婉曲盘旋、沉郁顿挫外，又善用比兴手法，如其《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

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宝瑟泠泠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

此词袭用《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以植芳佩兰，喻其志行高洁；以深居幽谷、自怨美貌，喻遭群小忌猜；以瑟音清越和绝少知音，喻曲高和寡，所言不合时宜；唯有唤起屈原同歌，一吐抑郁忠愤之气。

类似之作尚有脍炙人口的《摸鱼儿》。此词貌似惜春宫

怨，实则借春色不禁风雨和“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写出词人对国势衰颓和家国命运的深切忧虑。此外，又有广为传诵的“立春”词二首：《蝶恋花》结句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陈廷焯谓“盖言荣辱不定，迁谪无常，言外有多少哀怨，多少疑惧”〔26〕。其说尚浅，当是忧国忧时之心。《汉宫春》也以乐景写哀，结句云：“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惊时序变换之速，人将老去；雁返北而人滞南，无限乡国哀思。

“寓庄于谐”，善用诙谐幽默之趣表现抑郁不平之气，是辛词艺术风格又一独到之处。如其《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题序就略见诙谐。词人不只将“酒杯”拟人化，而且竟与之对话，用“对话体”经纬全词。词以“‘杯’汝来前”一声呼喝开篇，继之，词人正言厉色地历数“酒”之鲜恩寡义，宣布“酒”之种种“罪行”，其后——

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须来。”

读后令人忍俊不禁。其实，作品通过戒酒而又不能这一特殊矛盾，深深反映了词人政治失意后的含怨茹痛之心理。“醉翁之意不在酒”，狂饮，无非是借酒自浇胸中块垒。在另一首《西江月·遣兴》中，此种意向表现得尤为明显：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全词围绕一个“醉”字着笔，借“醉”写愁抒愤。“近来”两句貌似醉后狂言，实是针砭时弊的激愤语：古道不行，读书何用？不如醉里寻欢。下片追忆昨夜“欢笑”一幕，醉后狂态，妙笔解颐，但由中也可窥见词人那种独立不阿之倔强个性。